

■ 图片故事

# 一灯如豆

□ 宋扬文图



父亲习惯了关灯。

我们在饭厅里吃饭时，厨房、客厅里的灯无论如何是不能开着的，这是父亲的规矩。

父亲的这个习惯由来已久。记忆中，家里的灯总昏昏暗暗不温不火。父亲不止一次骄傲地说：“那几年，一个月一块三的电费不照样过？”

儿时家里的灯泡都不超过8瓦。我总疑心自己厚厚的眼镜片不光是拜电视机所赐，光线不足也是罪魁祸首，父亲就开始“狡辩”：“人家红全他们屋头一直是5瓦的灯泡，不还是考上了大学，也没成近视眼呀？”红全是邻居发小，真不知他是如何保全眼睛的。父亲在灯泡上可谓“用心良苦”。

那一年，父亲的干儿子——江水哥读高三借住在我家（我家离镇高中不远），父亲觉得昏黄的灯光对眼睛不好，白光的灯又买不起，他弄来白纸把灯泡一糊，那光线便柔和开来，如一盏小小的灯笼，又如现在的磨砂玻璃。沾

了江水哥的光，我也在书桌前偶尔装模作样地写字看书。江水哥后来考上了好大学，有了大出息。他每次回老家，必来探望父亲。父亲的灯和他做灯的心是江水哥忘不了的恩！

农村停电的时候太多，得有替代电灯的油灯。油灯的制作并不复杂。“红岩”牌墨水瓶洗一洗，盖子上钻个洞，锡做的牙膏皮刮净后裹上穿破的“解放鞋”的鞋带，掺上煤油，大功告成。你可能会认为《儒林外史》中至死放不下灯草的严监生顶多就是书中虚构的笑话而已，但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，真有把拧成绳的灯芯回成两股一分为二使用的人家。目的只有一个：节省煤油。一跳一摇的灯火中，父亲用剩下的牙膏皮补瓷盆，一锤一叮当；母亲在赶制我和妹妹过年的新鞋，钢针穿过厚实的鞋底，一拉一噗噗；我呢，用竹签去挑逗灯芯上的灯花，突然啪的一声，灯花落了，那火焰就蹿出很

高，烧得更旺了……

学校里也常停电，于是每个学生的桌子下必放一只油灯。一遇停电，赶紧拿出来点上。在缭绕的黑烟中，我们背课文。女生额前头发长，一不留神就有头发烤糊的味道传来，那人赶紧用手一拍，口中的读书声却并不停下，想想家里还有辍学的姐姐，谁还敢偷懒呢？如今的学校，若是偶遇停电，孩子们必是欢呼雀跃的。父辈的艰辛已经被时间淡化为过去。

说来奇怪，当年背过的书已经忘得一干二净，唯有那灯火的画面历久弥新。今天的我们，会故意拉灭电去营造生日的欢乐、约会的温馨。真有一天停了电，等到手机关机、钟爱的电视节目将播出，我们又急急地盼望来电。多么真实的二律背反定律呀！抬眼望，我工作的教室里开着整整14盏灯，夜里也恍若白昼。我想：是一定不能让父亲看到这些灯的，他会心痛。我理解父亲，也理解那灯。

## 家长能“设计”孩子的未来吗？

□ 交通银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许丽梅

世界上只有一种爱是指向分离的，那就是父母对子女的爱。而在刘庆邦的《家长》中，我们感受到的，却是牢牢箍住孩子“咽喉”的母爱。

长篇小说《家长》的主人公王国慧随丈夫由农村迁居矿上，她个性倔强，善于隐忍，又如她名字中的“慧”一样聪慧，迅速学会了“生存伎俩”：短短数月，由农村主妇成长为“公家人”，丈夫也由井下调任至科室。儿子在她的精心“设计”下，由农村小学转入城镇，考入重点高中，却因单相思，精神出了问题，不得已，辍学娶亲。此后，王国慧又把希望寄托在孙辈身上。小说以母亲进入重症监护室，儿子被公安机关带走为结局。

鲁迅曾提到：有婴儿出生，如果贺客说：“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，肯定会被暴打出门。”的确，人们在潜意识里拒绝“真相”。在文学作品中，只有诚实的作家会呈现“天地不仁”的悲悯结局，让读者反思情节表层肌理下的“伤痕”。

在小说的细节中，我们看到家长对子女的种种“设计”：

当孩子服侍瘫痪老人时，强行拉走；以无用为由，让儿子与花猫分离；拆散儿子的小伙伴……

也许，身份可以“设计”。但是，身份发生变更时，与事件相连的生命并不一定会因事件的变更而更迭。世界与孩子之间隔着一堵墙，而孩子的成长则是不断地在墙上凿洞，去发现墙后面的风景。孩子们正是透过洞口透进的阳光，来收获生命的每一次裂变，从而完成自我成长。诚如心理治疗大师萨提亚所言：“每个人都像是一粒没有任何标记的种子，我们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，那就是，每株植物本身就是独特的，父母会成为发现者、探索者，而不是批判家或塑造者。”

刘庆邦笔下的家长是可爱的、可憎的、可悲的，同时折射出了普遍的人性。在社会的变革中，家长的价值该如何被关照呢？作家没有义务为我们下结论，但好的作品会给我们刺痛，带着我们去思考。

这是刘庆邦留给每个家长的思考。

阅读经典好书 争当时代工匠

——2020年北京职工主题阅读活动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 本版邮箱:ldwbgh@126.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

阅读经典好书 争当时代工匠

2020年职工主题阅读活动

郭京 常洪霞 王月鹏 韩青 李奕

职工阅读推广人

北京市总工会